

亲人在饭桌香

李晓

他沿着老城的一条巷子慢慢挪动着脚步,每走一步,就如扯起了树根,很痛,严重时,痛得龇牙咧嘴。他患有痛风症,脚背上长满了痛风疙瘩。

老城巷子是石板路,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岁月的包浆,地上爬满了绿藓,绒毛一样覆盖着青石。他要去巷子里的老馆子里吃上一碗酸菜肉丝面,馆子是孙老大开的,开了30多年。

这个去街上老馆子里吃面的老头儿,就是我爸。“你爸啊,饭量不小,一碗面呼啦啦就吃完了。”孙老大后来给我打电话说。那天吃完了面,我爸跟孙老大闲聊了一阵子,又沿着老街墙根慢吞吞回家了。

我爸那天早晨执意要出门吃上一碗面,他对我妈说,换换口味,也透透气,家里有些闷。

我妈识字,在报纸上喜欢看做菜的栏目,并学着做,变着花样做菜。但我爸吃着吃着就摇头叹息,有一天他拍向了桌子对我妈发火:“你这样做的饭菜,我吃着没一点胃口。”我妈觉得委屈,她做的每样饭菜都要顾及我爸的身体健康,为了伺候我爸,我妈可是费尽了心机。

我与爸妈分开住,爸妈都盼着我多回家吃饭,爸常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地问:“周六回家吃饭吧,你妈把肉炖好了。”感觉我爸就为了我能回家吃饭,语气里充满了讨好。有天凌晨3时,房门在窸窣窣响,我爸惊醒了,唤醒我妈:“儿子回来了,快去开门!”我妈迷迷糊糊开了门,是一只流浪猫在用爪子刨门,那猫幽蓝的目光望着我妈。

有天我回家,看见我爸瘫坐在阳台在那把老藤椅上睡着了,嘴里还包着的饭菜一点一点流了出来。我妈说:你爸啊,跟我说话越来越少了,总觉得吃饭没劲。

我回到家,面对满桌饭菜,爸妈往往自己不吃,就一直看着我吃,我多吃一口,他们就多一分满意。爸妈的目光凝望着我,那目光似乎要把我深深地吸吮进去,扎入到他们的骨肉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爸还时常打来电话问:“吃好了么,下次我让你妈给你换一个口味。”

有次我突发兴致,在一家馆子点了两桌饭菜请人吃饭,没料那次勉强凑齐了一桌人,来的人还连连感叹太忙了,说来吃饭算是给了我面子,我顿感一股悲凉之气。我赶忙给爸妈打电话,让他们叫上几个相好的邻居一起来吃饭。我爸我妈带着几个邻居凑了一桌人,老邻居们吃得喜笑颜开,直夸我孝顺。我爸吃着一块油煎排骨,突然鸭子吞食一样喉咙里鼓了鼓,还翻了翻白眼,由于吃得太快,他被那块排骨卡住了,我妈赶紧给他拍拍背说:老头子,慢点慢点,谁跟你抢啊。那天吃剩的饭菜,都被我爸妈打包带回去了。

前不久,故城的老朋友刘哥从居家的南京回来,弟弟与老母亲去高铁站一同接他,一出车站,脚步蹒跚的老母亲就递上一个烫手的瓦罐:“趁热,快喝,快喝。”瓦罐里,是老母亲熬的土鸡汤。老母亲为了家里熬的鸡汤保温,让车站一家馆子里帮忙在炉火上煨着瓦罐,罐子里的鸡汤咕嘟咕嘟响,老母亲在一旁一分一秒掐算着儿子那趟高铁到站的时间。

刘哥跟我说,他回家后,一直陪着老母亲吃饭,每一顿饭都吃得那么香。“你要多陪陪父母吃饭。”老孙在离开城市的头天夜晚,他在滨江路上望着满城灯火对我这样说。

那一瞬间,我才明白了,我爸为什么要突然溜到外面去吃上一碗面,他是想吃饭时热闹一点,有人跟他说说话。年迈的老人们,心里大都有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塞满了孤独,它是食物不能填充的,需要亲人在一起时涌起的安静暖流。饭菜香了,灯火里,亲人在,日子暖。

那房子,妈曾住过

仇士鹏

晚上,和父亲通话,不知不觉聊到了以后买房子的问题。父亲很理所当然地说道:“到时候我就把房子卖了,给你付首付,我回老家住去。”

我一直很逃避这类现实的问题,却没想到父亲早就做好了决定,一时间愣住了,下意识地结结巴巴说道:“你卖了干什么啊,那房子,好歹妈以前住在里面……”对啊,妈住过,你卖掉干什么?”话刚出口,眼眶就有些湿了。父亲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一时间,电话两头尽是沉默。我急忙地岔开话题,然后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那房子,妈曾住过”。我望着窗外的夜色,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目光不自觉地便低垂了下来,垂到了黑夜最寂静的深处。

母亲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从我懂事起,到如今,母亲陪伴了我八年,也离开了我八年。我已经习惯了和父亲两个人的相依为命,习惯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以及生活。但那份思念只是

退避到一隅,从不曾凋谢。

它就像是伤口上的痂一般,往日常显出枯树皮的模样,让日子从上面安然地路过,但它一旦被撼动,会瞬间爆发出用几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酝酿出的冲击。我们会愣住,沉默,然后过了很久,突然地哭出来。

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泪腺越来越不敏感,但在那一刻,我们也只是一个和小时候一样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动过卖房子的念头。

家,本来就已经散了,只剩下两个人。而房子是家的物化,也是原来那个完整的家最后的证据与守望。

所有和母亲有关的记忆,都在这个房子里发生。因为残疾,母亲几乎不出门,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地板砖上,都有着母亲的脚印。

人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要靠联想的。正所谓触景生情,有一些深埋在岁月中的回忆,一些简单、微小,却足以让人的心脏重重一跳的细节,只有在我们重回到那些地方,才能解锁,才能透过灰尘,摸到钥匙。

只有这个房子还在,我才能让自己

相信,母亲始终还在陪伴着我。那份我只拥有过几年的母爱,那份我还没握紧便失去的母爱,只有在房子里,我才能触摸到它的余温和轮廓。

如果我连这个房子都失去了,那我就真正地、永远地失去了母亲。

我们终究要在一些事情上做出妥协和抉择。但我很难想象,若这个房子属于另一户人家,或者它被拆掉后,等我回到家乡,回到这条街道时,该是什么心情。我连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回忆、痕迹,留给我的最后一份馈赠都没有守住。茫茫尘世,只剩下彷徨和流浪,我没有了来处。

几十年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时,我却成了一个孤儿,丢失了童年和青春,是在另一个树桩上长出的树。

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新房子吧,但至少,在我年老的时候,不会望着用房子换来的新宅,空流泪。或许我会一生潦倒,但我不是一无所有。

那房子,妈曾住过。再大的伤痛,在房子里睡一觉,都会得到治愈。那房子,简陋而温暖,家徒四壁,却饱含深情的故事。它是一个贫穷的家,最坚强的泪水,倔强地站在时光的川上。

那房子,妈曾住过,不能卖。这应当是一份无可奈何的固执吧,带着一点幼稚,一点冲动。但对生命来说,偶尔也需要这不理性的感性吧。



角楼冬韵

白英 摄

深秋野菊

谭喜爱

一场秋雨过后,草木凋零,地上到处是细碎的落叶。我信步在深秋的旷野,枯草丛跳出一蓬黄灿灿的野菊花,让我眼前一亮,它们扬着太阳般明媚的笑脸,绽放着热烈。

我一路走,一路尽情欣赏着它们肆意绽放的金色韶华。恍惚中,我似乎看见诗人元稹从金色的盛唐款款走来,低头吟诵着晋代五柳先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好像被其隐逸高洁的情怀所动,忍不住也诗性大发“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他陶醉在陶翁的诗境里,又似乎想得更远。

一晃眼,盛唐远去,“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草莽英雄黄巢吟诵的秋菊

透着寒霜的剑气,我似乎看到了经历繁华的盛唐正走向落寞的季节深处。

“妈,我帮你摘。”一对母女正在兴致勃勃采摘野菊花,母亲采不到高坎刺蓬中那一丛怒放的菊花,正着急呢!只见女孩轻松攀上土坡,把一大把秋菊摘下。女孩选了一束最靓丽的野菊,插在母亲头上,拊掌笑道:“母亲真美!”母亲嗔怒,转而孩子似的笑了。忽又见花丛中一大群蜜蜂飞舞,似在贪恋秋的余韵。多美的画面啊!我立刻掏出手机,珍藏下这迷人的秋景。

据说菊花茶明目解毒,性微苦。我立马循着田埂塘角,采了大半袋带回家,摊晒在屋顶平台。我想待开春泡茶,来慢慢品味这绚烂坚强而微苦的诗意人生。

神滩晚读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遗失声明

▲ 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雨溪街道新冲村村委会遗失雨溪街道财政所开具的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三份,票据编号:湘财通字(2015)No2044931608,金额:100000元,开票时间:2017.11.15;湘财通字(2015)No2044942219,金额:100000元,开票时间:2017.11.15;湘财通字(2017)No2458708983,金额:70000元,开票时间:2019.8.29,声明作废。

▲ 湖南好又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3MA4PFHBPX5)遗失湖南邵阳昭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阳铺支行现金支票一张,票号:4020431516294706,声明作废。